

妙玉在瓜洲

一、劇情大綱

賈府女尼妙玉遭盜匪劫持玷污後，流落江南瓜洲，五年後因其才學姿色成爲瓜洲名妓，倍受商賈名流青睞。寶玉在賈府抄家後，同樣流落瓜洲乞討，後依靠羅教水手幫助，以說書賣文維生，在一次宴會裡，寶玉與妙玉重逢，讓本已絕望的妙玉重燃希望，意欲和寶玉結合，脫離歡場，然而寶玉經歷大難後心如死灰，拒絕了妙玉幫助，妙玉失望之餘，又須重新面對不堪往事，兩相煎熬，備受折磨。

當時清政府有意打擊南方反清勢力，然而地方官員與羅教勾結穿通已深，查察不見成效，因此派遣巡漕御史曹競之南下查察羅教。揚州府糧道張仲迷戀妙玉，因而妒恨寶玉，且爲向御史曹競之交差，於是嫁禍寶玉，寶玉因此入獄。妙玉聞訊，爲救寶玉，獻身曹競之尋求幫助，卻反讓曹競之抓住把柄，逼迫妙玉委身作妾，妙玉別無他法，最後隨曹競之回京，換得寶玉自由。經過這些波折後，原本對寶玉的情慾糾纏，及不堪往事的折磨，卻在犧牲後完成自我救贖，妙玉終於重新獲得內心的平靜。

二、人物說明

人物簡介：

（年齡以清乾隆二十年，西元 1755 年，距離賈府抄家十六年時爲準）

妙玉：瓜洲名妓，三十七歲，周旋官吏商賈之間，幫助流落瓜洲的寶玉。

賈寶玉：三十二歲，賈府抄檢後流落瓜洲販文說書維生。

孔梅溪：妙玉熟客，寶玉文友，糧商。

張仲：五十歲，糧道，掌理漕務，爲最主要的漕務官員。執掌從徵糧到交倉無所不包，是弊端發生最主要的部份。

曹競之：六十八歲，巡漕御史，陰沉多慮，在朝廷與地方的矛盾間謀求利益。

劉懷仁：運糧水手，羅教幫會中人，經堂遭乾隆政府拆毀後，秘密組織勢力。

張民：運糧水手，劉懷仁手下。

游萬年：滿族人，原是八旗人氏，因罪貶爲運丁，粗鄙魯莽，與劉懷仁不睦。

敏兒：妙玉丫環。

女妓若干（在回憶場景裡呈現戲曲小旦裝扮，現實裡著一般艷服）

士兵（運丁），雜役若干。

三、場景說明

第一幕 大觀園：

舞台分爲左右二區。左區爲主場景，是妓院（現實）與大觀園（回憶）。右區爲副場景，是街頭與市集。

第二幕 悼紅軒：

分爲左右二區。右區爲主場景寶玉宅，左區爲副場景，是妓院與監獄景。舞台前方則爲街頭。

第三幕 櫳翠庵：

右區爲主場景 妙玉居室。左區爲副場景，是曹競之官邸客廳。

第四幕 瓜洲夢：

右區爲主場景妙玉居室與牢獄景。左區爲副場景，爲曹競之官邸。

序 幕

時間：無特定

地點：漫草荒屋

△

△ 幕起，寶玉獨坐在昏暗的光線裡。

△ 妙玉站在陰暗深處。

寶玉：陋室空堂，當年笏滿床，衰草枯楊，曾為歌舞場。蛛絲兒結滿雕梁，綠紗
今又糊在蓬窗上。說什麼脂正濃、粉正香，如何兩鬢又成霜？昨日黃土隴
頭送白骨，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。金滿箱，銀滿箱，轉眼乞丐人皆謗。正
嘆他人命不長，那知自己歸來喪！訓有方，保不定日後作強梁。擇膏粱，
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！因嫌紗帽小，致使鎖枷扛。昨憐破襖寒，今嫌紫蟒
長。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，反認他鄉是故鄉。甚荒唐，到頭來都是為他
人作嫁衣裳！

△ 妙玉踉蹌下場。

△ 燈暗

第一幕 大觀園

時間：清乾隆十四年，西元 1749 年春，距離賈府抄家十年

地點：舞台分爲左右二區。

左區場景爲妓院（現實）與大觀園（回憶）。

右區爲街頭與市集。

人物：現實裡：妙玉，寶玉，張仲，孔梅溪，劉懷仁，游萬年，士兵，女妓等。

回憶裡：黛玉，探春，寶釵，襲人，晴雯，麝月等金釵（小旦妝扮）。

第一場 流落

△ 右區燈亮。

△ 寶玉在街頭行乞。游萬年帶著酒意，身著運丁粗服，與另兩名運丁行至街前。

游：馬個屌，不是個東西！幫著漢人欺負咱！老子明兒就撒泡尿溺死了他！

運丁甲：你別說！要是領頭兒聽到，又得再吃頓板子！

游：老子怕誰了我？滿人不顧著滿人，盡和那些個漢人水手打交道！能打出個什麼屁來？到時候，我就向天王老子參上一本兒，說他和羅教串通！頂著官府幹！包他下獄吃屎！

運丁乙：（急忙攔阻）老哥！您少吐兩口氣兒吧！多吸吸要緊！這四下到處是羅教耳目！到時候挨了悶棍兒，我可不陪您！

游：放屁！誰敢？要不是在京裡犯了事，給貶來這裡做運丁，老子我在京城好歹也是八旗子弟！只當漢人是個屁！

△ 游抬頭看到寶玉。正好找人洩憤。

游：你們瞧，眼下現成就有個奴才！

△ 寶玉起身想走人。

游：慢！站著！站著！你這乞丐！

△ 游上前攔住去路。

游：上頭交代了，叫我等爺兒們查察不法呢！你這乞丐裝模作樣，八成就是個羅教耳目！走！跟爺兒們投案去。

△ 寶玉不理，直要離開。被游給一把拉住。

寶玉：大爺不施捨，爲何卻還欺人？

游：我欺人？我…欺負誰了我？白白挨了頓板子，屁股巔上的傷都還沒乾，還說我欺負你？天地良心！

寶玉：大爺何必拿小人出氣？

游：怎麼著？我就不能說說？挨了一頓打，說說也犯法？那米糧，別人拿去換點

銀子使得，獨我就得挨打？又不是什麼大事！犯得著…你要拿我開刀？

寶玉：小人只是個流落之人。大爺認錯人了。

游：我認錯了人？你才認錯了人！不看看這一路上，要規費的要規費，要打點的要打點，運糧那一丁點酬勞，全給你們這些官員塞牙縫都不夠，哪個運丁要不是靠這一點油水，一家老小早餓死了，那些貪官不去管管，卻來找我問罪！況且這些南方產的大米，運到京裡頭去，那些個吃慣大麵的皇親國戚誰也不愛吃，還不又是賤賣給了商人？到頭來，都便宜了那些個奸商污吏。

△ 劉懷仁和一名水手上場。

寶玉：看來大爺和我是同病相憐！

游：（發火）放你媽的屁！誰和你同病相憐！咱滿人要你可憐？瞧我不修理你！

△ 游動手拉扯寶玉要打。寶玉閃躲。

寶玉：你，你怎能動手打人？

游：老子我就是打你這賤人！怎樣？你這乞丐敢和老子同病相憐，我就能揍你！

△ 寶玉挨了一個巴掌。寶玉欲走，卻被游拉扯住。

△ 劉懷仁上前攔阻。

劉：你又無故動手，難道要我告官不成？

游：姓劉的，別人怕你，老子我可不怕。

△ 劉將游扣住，游揮拳，卻被擋開。游牛起來上前撕打，卻被劉制服。

劉：如何，還打嗎？

游：你，你這賊人！你…你以多欺少！算什麼東西。

△ 劉一把將游推得跌坐好遠，游起身與二運丁悻悻然離去。

劉：這位兄弟，沒受傷吧！

寶玉：沒事，沒事，感謝二位大哥解圍。

劉：那個渾人，整天喫酒鬧事。

寶玉：請問二位大哥稱呼。

劉：我叫劉懷仁。（手指身旁）這是張民，我倆都是運河上的水手。你呢？

寶玉：我…（遲疑）我姓賈，單名一個石字兒。

劉：賈兄弟，我看你來此已有月餘，瞧著你，不像是無知的，到像是讀書之人，如何竟流落在此？

寶玉：因家業破敗，如今只能行乞度日。

劉：聽著口音，是北方來的吧？南方有親人沒有？

△ 寶玉搖頭

劉：有住處沒有？

寶玉：（搖頭）目前暫住城外一間廢屋裡。

劉：這樣嘛…，那這樣好了，你若不嫌棄，先搬到我的經堂暫住，然後再做打算，

如何？

寶玉：（行禮）大哥願意伸出援手，小弟實在感激。

△ 燈暗。

第二場 相遇

△ 左區燈亮，孔梅溪，妙玉；張仲，女妓共桌。

△ 張仲緊盯著妙玉，妙玉裝作不知，孔梅溪看在眼裡，似笑非笑。

孔：在下今日能請到張大人光臨，可說是收足了面子！

張：梅溪兄也別謝我，我可是衝著妙玉小姐來的。

孔：（笑）是，是，張大人快人快語，妙玉小姐確實請得動大人。

張：（跚笑）這，這是當然！妙玉小姐可謂是國色天香！

妙：（笑）張大人閱人無數，能從您口裡得到這四個字，可當真是件榮幸。

張：妙玉小姐在瓜洲的香名早已遍佈，此地的富商官員，哪個不想來小姐面前顯露顯露，可惜都無緣親睹小姐風采，今日虧得梅溪兄引薦，也才能能夠如願。

△ 妙玉起身替張仲斟酒。

妙：大人說的是客套話了，小女子哪裡有大人說的這等氣派，倒是大人如今高升糧道，在這揚州府轄下的偌大地面上，頂頭只有總督大人，底下官員莫不由你調度，今後還承望糧道大人多多關照。

孔：妙玉小姐說的極是，這揚州府雖然富甲一方，但是各省商人要能在此做買賣討生活，莫不是大人的恩澤。在下一介平民，做些買賣，都得依靠大人護持才是。

張：好說，好說，不過是魚幫水，水幫魚嘛。這富貴哪有一個人的。對吧？今後若是能得妙玉小姐成爲紅顏知己，那更是人生樂事，這富貴也就更加圓滿了，是吧！來，來，別那麼多客套，我們喝酒吃菜。

△ 眾人動筷，女妓替眾人斟酒，眾人舉杯敬酒。

孔：張大人，聽人說，您好聽說書。不知您可曾聽聞，這近日在瓜洲城裡，有名說書人頗具盛名，不僅說書說得好，文章更是寫得妙極。

張：（搖頭）這倒沒聽說。妙玉小姐可曾聽過？

妙：小女子孤陋，不懂這些。

張：妙玉小姐又過謙了，您的詩才，這裡誰不知曉？若說小姐孤陋，那我等豈不成了蠢材？

妙：張大人笑話了。

孔：既然大家都沒見識過，趁著今日聚會，在下特地邀了他來，那就請他進來，替大人說上一段如何？

張：既然梅溪兄如此稱讚，那不妨聽聽。不知此人是誰？

孔：此人姓賈名石，聽說是從外地來的，能說一部「石頭記」，極為新鮮有趣。

△ 孔梅溪向女妓示意，女妓起身，將寶玉帶領入內。

△ 妙玉看著寶玉進入，表情震驚，微微顫抖。

△ 寶玉抬頭看到妙玉，呆立當地。

妓：(疑惑) 先生這裡請。

△ 寶玉充耳未聞，呆若木雞。張仲望著孔梅溪，面露疑惑。

△ 孔梅溪起身招呼寶玉。

孔：賈兄弟，過來這裡，這位是糧道大人。

△ 寶玉回過神，趕緊上前作揖，卻有些驚慌失措。

寶玉：見過大人，小人一時…，一時緊張，失了禮數，還請大人，…請大人見諒。

△ 張仲甩甩手，有些不悅。

孔：賈兄弟別慌，儘管檢拿手的說上一段，大人可是位行家。

寶玉：是，是。

△ 妙玉低著頭，寶玉望著妙玉，然後慌亂地拿出扇子等行頭。

寶玉：(作揖) 大人，大爺，二位…小姐，今日小人要說的…這書，不是什麼演義傳奇，也不是…出將入相之類的史話，且當今…當今之人，貧者日為衣食所累，富者又…又懷不足之心；縱然一時稍閑，又有貪淫戀色、好貨尋愁之事，哪裏，…哪裡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書！所以，我這…，我這一段故事，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，也不定要世人喜悅讚揚，只願他們當那酒足飯飽之時，或避世…，避世去愁之際，欣賞一番，豈不省了壽命精力？就比那謀虛逐妄，卻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、腿腳…奔忙之苦。再者，亦令…世人換新眼目，不比那些胡牽亂扯，忽離忽遇，滿紙才人淑女、子建、文君、紅娘、小玉等通共熟套之…，之舊稿。各位…意為何如？

△ 張仲滿臉疑惑，孔梅溪尷尬萬分，女妓掩面而笑，妙玉低頭不語。

張：孔兄這…這是在開玩笑吧，這人，能說書嗎？

孔：(陪笑) 大人別在意，這人說書是真的好，卻不知為何今日在此卻如此失常…。

張：(笑) 難道是我面相凶惡，會吃了他不成？

孔：當然不是，實在是這人剛剛出道，沒見過這等富貴，一時間慌了手腳。

張：那，妙玉小姐以為如何？還聽是不聽？

妙玉：(遲疑著) 大人…，既然…人都來了，就先聽聽吧。

張：好，憑著妙玉小姐的話，就再聽聽！

孔：賈兄弟，你別慌，緩緩神再來，可別害我漏了氣。

寶玉：真對不起，小人真是一時慌了，如此失態，真是…真是該死。

張：得了，快說吧！

△ 寶玉整了整衣服，定一定神，稍微恢復。

寶玉：列位看官：你道此書從何而來？說起根由，雖近荒唐，細按則深有趣味。待在下將此來歷注明，方使閱者了然不惑。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，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、方經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。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，只單剩了一塊未用，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。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，靈性已通，因見眾石俱得補天，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，遂自怨自嘆，日夜悲號慚愧……（聲音漸小，燈漸暗，場景轉換）。

△ 燈暗，除寶玉，妙玉外，眾人下場。

第三場 芳宴

△ 左區燈亮，除寶玉，妙玉與上一場扮相相同外，其餘是戲曲小旦扮相的大觀園裡的眾女子。

△ 正面一塊匾額，上書「怡紅院」。

△ 眾人圍座宴客，行酒令與歡笑之聲不絕。

△ 唯獨妙玉旁觀不語。寶玉坐在眾女子間。

△ 晴雯拿個竹簽筒，搖了搖，放在桌中間，又取過骰子來，盛在盒內，搖了一搖，揭開一看，裏面是五點，數至寶釵。

寶釵笑道：我先抓，不知抓出個什麼來。

△ 寶釵將筒搖了一搖，伸手掣出一根。

寶釵唸道：艷冠群芳牡丹花，任是無情也動人。

△ 眾人點頭，晴雯將籤接過。

晴雯：按語是：在席共賀一杯，此為群芳之冠，隨意命人，不拘詩詞雅謔，說一則來配酒。

探春：巧得很，你也原配牡丹花。

△ 說完，探春舉杯，大家共飲一杯。

寶釵：讓芳官唱一支給我們聽罷。

芳官：即是這樣，我就唱一曲兒「壽筵開處風光好」，為寶二爺祝壽。

晴雯：快收回去！這會子還用不著你來上壽，揀你極好的唱吧。

芳官：那就唱個《賞花時》，如何？

△ 眾人紛紛點頭。於是芳官開口唱道。

芳官：(唱) 翠鳳毛翎紮帚叉，閑為仙人掃落花。您看那風起玉塵沙。猛可的那一層雲下，抵多少門外即天涯！您再休要劍斬黃龍一線兒差，再休向東老貧窮賣酒家。您與俺眼向雲霞。洞賓呵，您得了人可便早些兒回話，若遲呵，錯教人留恨碧桃花。

△ 眾人紛紛鼓掌稱好。惟獨寶玉呆呆聽這曲子，望著寶釵。

寶玉：(喃喃自語) 任是無情也動人…任是無情也動人…

△ 輪到寶釵擲骰，擲了個十六點，數到探春。

探春：(笑道)不知道得個什麼呢。

△ 探春伸手抽出一根，看完，便擲在地下。

探春：(羞惱)這東西不好，不該行這令。

△ 襲人拾起，唸道。

襲人：瑤池仙品是杏花，日邊紅杏倚雲栽，按語是：得此籤者，必得貴婿，大家恭賀，同飲一杯。

△ 眾人笑著敬酒，探春不依，卻被寶釵、黛玉強灌了下去。

△ 換探春擲骰，擲出十八點，數到麝月。

△ 麝月執籤，將籤遞給了寶玉。

寶玉：韶華勝極茶糜花，開到茶糜花事了……。按語是「在席各飲三杯送春」。

麝月：這該如何解釋？

寶玉：(喃喃自語)開到茶糜花事了…開到茶糜花事了…(暗暗拭淚)

寶釵：喝吧，喝就是了！

△ 眾人於是各飲三杯。已經略有酒意。

△ 輪麝月擲骰，九點，數到黛玉。

△ 黛玉抽籤，唸道。

黛玉：風露清愁是芙蓉，莫怨東風當自嗟。按云：自飲一杯，牡丹陪飲一杯。

探春：這個好極。除了她，別人不配作芙蓉。

△ 於是黛玉、寶釵相對飲酒，然後黛玉擲出二十點，數到襲人。

△ 襲人伸手取籤，交給黛玉唸道。

黛玉：武陵別景是桃花，桃紅又是一年春。按語云：杏花陪一盞，坐中同年齡者陪一盞，同時辰者也陪一盞。

黛玉：(向探春笑道)命中招貴婿的，你是杏花，快喝了，我們才喝。

△ 探春伸手做勢要打黛玉。

△ 眾人算著，鬧了一陣。

寶釵：這下可熱鬧了，看來大家都得喝了。

△ 眾女子鬧哄哄地勸酒。

△ 眾女子逐漸不勝酒力，紛紛唱起曲子來，然後或歪或俯，依靠而睡。

△ 只剩寶玉，妙玉相對而視。

△ 妙玉拭淚。

寶玉：當年這等繁華，怎知會有今日？

妙玉：十年離散，竟在此地重逢，也是命數。

寶玉：如今我這等模樣，倒不如不見得好。

妙玉：這些年來，我幾次打探你的下落，但是都毫無音訊。

寶玉：姊姊還打聽做甚？抄家後，一大家子早已四散東西。我出獄後兩度出家，兩度還俗，終究還是流落在此。倒是姊姊，當年失蹤，...難道傳言是真？

△ 妙玉低頭不語。

寶玉：姊姊這些年可好？

妙玉：早些時候辛苦點，如今還算好過。……你呢？

寶玉：不瞞姊姊，年初剛到此地，一度乞食度日，後來受人接濟，如今勉強靠著販文說書度日，尚能自活。

△ 妙玉聞言拭淚。

寶玉：姊姊別難過，比起那流放的璉哥，珍哥，我已是幸運的了。說不定...，他們早已死在苦寒漠北了。如今我雖然落魄難堪，卻還是個自由之身……。

妙玉：現今，你...是一個人嗎？

寶玉：(沉默一陣)了無掛礙。

妙玉：現居何處？

寶玉：城南堤防街。

妙玉：那裡生活辛苦，是每年春雨必淹之地，如何住得？

寶玉：能有個安身之處，已經心滿意足了。

妙玉：搬來市坊居住如何？若能就近幫你，我...也放心些。

寶玉：姊姊別費心了，我過得去。

妙玉：你這麼說，是見外了。

寶玉：姊姊好意，我很感激。

妙玉：(嘆了口氣)看來這些年的苦日子，讓你變了個人...

寶玉：(沈默半晌)姐姐又何嘗不是？

△ 燈暗。

第四場 宣淫

△ 右區燈亮。

△ 妙玉做年輕姑子(帶髮修行)打扮。寶玉仍是中年落破樣。

△ 張仲上場，欲摟住妙玉親熱，妙玉忙躲，寶玉站在暗處觀看。

△ 張仲追上，妙玉推開張仲。張仲再次追上妙玉。

△ 妙玉掙扎。

△ 妙玉放棄掙扎，落在張仲懷裡。

妙玉：(喊叫)寶玉！

△ 燈暗。

盜賊甲(OS)：咱們走是走，我就只捨不得那姑子，長的實在好看。不知是那個庵裏的？

盜賊乙（OS）：我想起來了，必是賈府園裏什麼櫳翠庵的姑子。外頭不是說她和什麼寶二爺有些故事，後來不知怎麼害起相思病，請大夫吃藥的就是她。

盜賊甲（OS）：咱們今日躲躲，明兒天一亮陸續出關。你們在關外十里坡等我，我想法子劫了那姑子出來。

△ 燈亮。煙霧起，妙玉在迷魂香煙裡癱軟，張仲將妙玉抱起，拖起背在身上，然後放在一輛篷車裡，在煙霧迷漫中悄悄將篷車駛離。

△ 寶玉下場。燈暗。

△

△ 左區燈亮，中間一茶桌上擺有茶杯，兩旁有椅。

△ 妙玉做凡俗裝扮，與張仲上場。

張仲：這年頭萬事都得使錢，這巡漕開口就是三千，皇上下旨要察漕運弊端，卻一毛沒給，支使奴才辦事好歹也要兩千，上下這麼一打點，至少就是五千兩銀。你說，我哪裡去找這些銀子？

妙玉：大人也不過拿著皇上的錢使罷了！骨子裡得了好處不說，盡撿些皮肉抱怨。堂堂糧道大人，對著女子訴窮，豈不笑話！

張仲：（微怒）我豈是妳說的那樣？

妙玉：原來，大人是真窮了。

△ 張仲賭氣，轉頭要走。

妙玉：這會兒又要往哪？

張仲：外頭吃酒！

△ 妙玉坐下。

妙玉：那好，今兒我要早早歇息了。

△ 張仲一聽，立即停步，賭氣坐下。

張仲：（大聲）不吃了！

妙玉：大人是打算在這裡坐禪麼？

△ 張仲不吭聲。

妙玉：那我不擾大人修行了。

△ 妙玉要進內房，張仲伸手拉住妙玉。

妙玉：怎麼了？

△ 舞台兩側降下紅紗帳，敏兒手持盥洗水盆侍候一旁。

妙玉：白晝宣淫，有失官儀！

張仲：去它的！

△ 張仲摟住妙玉，跌坐椅上。妙玉掙扎中將桌上茶杯揮落。

△ 瓷杯落地碎裂聲。左區燈急暗。

△ 右區燈急亮，一張茶桌，一茶杯碎裂在地上。

△ 劉懷仁，張民，寶玉共桌，在市集邊茶棚飲茶。游萬年一臉惱怒，與運丁甲

站在桌旁。劉懷仁一臉無事狀。寶玉慌忙站起賠不是。

寶玉：抱歉，抱歉，燙著了沒？

游：你這賊廝，竟敢將茶潑在老子身上！

劉：咦？游領頭，是你將茶杯拂到了地上，怎說是別人灑了你？

游：別以為老子是個粗人，就由於你們矇著，這分明是故意的。

劉：你別老找賈兄弟晦氣，有本事衝著我來。

游：上回的事我還跟你沒完！現下又來惹我，當真以為我怕你不成？

劉：不然，你能怎地？

游：你們羅教聚眾逞能，老子是惹不起，但咱也不是好惹的。

劉：憑你們屯丁，在這江南地面上，確實不成氣候。

游：這運河上的大小官員雖早和你們串通一氣，但你可別忘了，當今皇上可是咱的人！

劉：（笑）老兄沒聽過天高皇帝遠這話嗎？

游：你！...

△ 游漲紅著臉，卻只好認了。和另一運丁忿忿離場。

寶玉：劉兄何必招惹事端。

張民：賈兄弟，你若不去招惹他，他也會來招惹你！咱水手和這些運丁本就勢如水火，若不挫挫他們的銳氣，遲早會被他們騎到頭上。

寶玉：此人雖然粗魯跋扈，卻不是個奸邪之輩。何必跟他計較。

劉：咱也不是偏愛和滿人作對，只是每每想到祖上先人遭逢揚州屠城的慘事，心中不由一股怒火……。

寶玉：劉兄，此話可別亂說，現今雖是太平，可也是個大忌諱！

張民：兄弟從北方來，可不懂這南方地面上，咱漢人可不是甘心順服。不過是等待時機罷了。眼下天地會就是個例子！

寶玉：（憂慮）難道張兄和天地會也有聯繫不成？

劉：（搖頭）道雖不同，目標卻是一致。且這運河一路上的水手兄弟，和鹽幫有關係的所在多有。

寶玉：這...，將來恐會招來禍事！

劉：賈兄弟就是個都書人的想法，以為明哲能夠保身，誰知那禍事卻是不招自來的，我們不過設法擋在前頭罷了。

△ 燈暗

第五場 夢迴

△ 黑暗中傳來妙玉哭聲，接著是重物墜地聲，然後是眾人聲音呼喊：「不好，這姑子自盡了」，「還有氣兒沒有？」，「走吧，走吧，再不走就走不成了」，「那這人呢？」，「攔著吧，先走要緊」，然後就一片安靜。

△ 右區燈稍亮，妙玉俯臥地上，衣不蔽體，一條腰帶與道袍衣物散落在旁。

△ 妙玉撐起身體，抓起衣物披上，危危站起，走兩步復又跌倒，再站起，緩緩下場。

△ 燈暗，市集聲音漸漸出現，直至人聲鼎沸，有叫賣聲，吆喝聲，車輛來往聲，然後出現崑曲唱藝與管弦之聲。

△ 燈漸亮。寶玉上場，一桌一椅，在市集街邊賣文「石頭記」。右邊一條聯是「滿紙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淚！」，左聯則是「都云作者痴，誰解其中味？」。

△ 煙霧起，市集聲漸弱，妙玉著素裝上場，寶玉隱沒黑暗中。

妙玉：求死不成，反倒脫離魔掌。

流落異鄉，卻是故鄉，人生顛倒真荒唐。

無奈故鄉蘇州近在咫尺，卻也是歸不得。

無依無靠，這該如何是好。

當年隨師父上京，怎知成就了今日！

師父說甚自有我的去處，奈何無去處便是我的去處。

△ 妙玉逢一路人，上前詢問。

妙玉：這位大叔，請問這地面兒上，哪裡有寺廟可以借宿？

路人：(仔細瞧了妙玉) 姑娘是外地來避災的吧，您不知偕瓜洲什麼都有，就是無處可借宿，去年揚州大澇，這江岸四五百里地的農地全給淹了。如今災民大半都進了這瓜洲城來討生活，哪還有地方給您借宿啊？甬作夢了！

△ 說完悻悻離去。妙玉茫然站立街頭。

△ 燈暗，左區燈亮。

△ 妙玉卸妝躺在雅緻閨房的床上。側臥而眠。一盞油燈在床前桌上亮著。

△ 少年寶玉著華服上場，走至妙玉床前，搖了搖睡夢中的妙玉。

△ 妙玉驚醒坐起。

妙玉：寶玉，你怎在這裡？

寶玉：(調笑作揖) 檻內人寶玉拜見妙玉師父。

妙玉：你怎進來的？

寶玉：我信步走到庵門前賞梅，見師父您庵門沒關，便進來了。

妙玉：這，這是哪裡？

寶玉：您可睡糊塗了，這不就是大觀園裡的櫳翠庵麼？

妙玉：(惶恐)寶玉，你可別唬我。

寶玉：唬妳做甚？

△ 妙玉驚疑不定。

寶玉：妙玉姐姐，站在地上我好冷哪，若您不介意，我想上您炕上躺躺。

妙玉：哪有這等禮數？

寶玉：我能有多大年紀？就有這麼些避諱？

△ 說完，寶玉便脫去外衣，上炕和妙玉擠在一處。

△ 妙玉不敢稍動。

妙玉：這會兒還冷嗎？

寶玉：暖的很。

△ 沉默無語一陣，遠處傳來極細微的，彷彿是心跳的敲木魚聲，以及崑曲絲竹的樂聲。

妙玉：這是那兒呢？

寶玉：姊姊又說癡話了。

妙玉：你怎一直沒長大呢？

寶玉：那不是挺好？

妙玉：是挺好。只是……

寶玉：姐姐抱抱我吧！

妙玉：莫非…你已知那男女之事？

寶玉：在夢裡，神仙姐姐教過的。

妙玉：教什麼呢？

寶玉：她將妹妹可卿許配予我。

△ 音效音量逐漸變大，還參雜入許多其他市街聲音。

妙玉：是…這樣嗎？

寶玉：姐姐，可以嗎？

△ 雜音越來越大，直到出現盜匪劫持的 OS，音效嘎然而止。

盜賊乙（OS）：我想起來了，必是賈府園裏什麼櫳翠庵的姑子。外頭不是說她和什麼寶二爺有些故事，後來不知怎麼害起相思病，請大夫吃藥的就是她。

妙玉：（驚恐大叫）寶玉！救我！

△ 燈急收。

△ 第一幕結束 落幕

第二幕 悼紅軒

時間：距上一幕六年後，清乾隆二十年，離賈府抄家十六年

地點：分爲左右二區。左區場景爲妓院與監獄景。

右區場景爲寶玉宅，舞台前方爲街頭。

人物：寶玉、妙玉、游萬年、劉懷仁、孔梅溪、曹競之、張仲。

第一場 添香

△ 右區燈亮，寶玉破舊家宅，門眉上一幅字「悼紅軒」。寶玉埋首書案，妙玉坐在一旁，眉批抄閱書稿，妙玉丫頭敏兒一旁打盹儿。

妙玉：(長嘆一聲) 漫言紅袖啼痕重，更有情癡抱恨長，字字看來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尋常。…你這楔子詩寫的當真叫人心酸，如何這十幾年來，往事依然昨日一般。

△ 寶玉沒有接腔。

妙玉：這裡寫的紅袖，指的是誰？

△ 寶玉停筆，不敢接話。

妙玉：有句詩云：「紅袖添香夜讀書」，這裡的紅袖指的可是你說的？

寶玉：(望著妙玉) 這位公子的紅粉知己。夜半裡給他添香，伴他讀書…。

妙玉：(微笑) 那這句「茜紗公子情無限，脂硯先生恨幾多」，這茜紗公子與這脂硯先生又是如何？

寶玉：物換星移，異地相逢，自然相引成爲知己。

妙玉：(輕喚) 寶玉…

△ 寶玉抬頭。

妙玉：我想，我若贖了身，我想過來…，和你同住。

寶玉：(低頭停頓半晌) 姊姊，這些年你我都歷經大難，幸保不死，實在無力他想，如今能夠苟活，我別無他求，只盼著書終此一生。…倒是姊姊，有句話本不敢說，既然今日姊姊有意贖身，我就說了，這風月生活非長久計，姊姊該有個打算。

妙玉：我來瓜洲已十多年，雖說…淪落風塵，原本心裡早已絕望，但自從與你重逢，心裡總算有了寄託，如今…

寶玉：(恍若未聞) 那張大人雖然痴心於你，卻絕非能托付之人，倒是那梅溪兄爲人謹慎平和，又對妳始終有情，姊姊何不趁早贖身跟了他？日後也有歸處。

妙玉：說到贖身，我無須依賴他人，如今我自有能力，只是…，難道你是真不知道？

寶玉：姊姊，…這些年來，我早心如死灰，現在這樣，不是挺好？

妙玉：(拭淚)我寧可過著清苦日子，與你一起街頭賣文維生。可這些年來，你始終拒人於外。

寶玉：姊姊，這是何苦？如今我是罪籍，雖埋名於市井之間，卻隨時有離散之憂，姊姊又何必一同受罪？

妙玉：(幽幽地)我...死過一回，早已不懼這些。

寶玉：姊姊心意，寶玉心裡感激。

△ 燈暗

第二場 周旋

△ 左區燈亮。

△ 小室宴客，圓桌一共六席，坐上有張仲，妙玉，孔梅溪，曹競之，與女妓甲、乙。

曹競之：下月十七即是漕糧完兌之日，張大人，不知是否已經完備？

張仲：多謝曹大人費心，下官已經安排妥當。

曹：今年漕糧，徵儀來的只有不到二十萬石，全部漕運，總數也只有六十萬，這要回去，不好交代。

張：這事兒，總督大人那邊已經上摺子，今年安徽一帶歉收，短少將近十萬石。

△ 妙玉起身，替曹競之斟酒。抬眼指示芳官服侍。

△ 芳官舉杯讓與曹競之。

曹：這京裡已有所聞，聖上寬弘，並不追究。但是，還是有人上了摺子，這事兒，卻與張大人有關。

張：請大人明示。

曹：有人檢舉，說這運糧過程，重重盤剝，摳剋異常，以致進水發米充數者有之，米色不純，摻填雜物者有之，實際數量只有帳上的七八成。這個損失可不是小數，上面要查，派我下來辦差，這事由糧道大人您管轄，所以我說與張大人有關。

張：這也不是頭一回了，外人都道這漕運利豐，油水充足，因而每每遭人眼紅，自前朝以來，便不斷有人稱這漕運弊端重重，故而妄加揣測，虛構事端，不過是想頂替位子而已。實則漕運事務繁雜，頭緒萬千，尤其這上萬名的水手運丁，各各來歷復雜，桀傲不遜，橫眉豎目，極難管轄。今年以來，水手鬧船之事便不下二十起，運丁逃亡失蹤的更不下百名，雖說確有案件是因不肖官員從中盤剝牟利，摳剋刁難所造成，但不過是極少數，一經舉發皆已發落處治，還望御史大人明察。

曹：(微笑)這我知道，所以才在這兒說說罷了。日前在揚州府裡，李總督面前可沒提這事兒，趁今日吃酒，隨意提提而已，張大人切勿多慮。

張：曹大人盛情，下官感激。(舉杯)下官敬曹大人一杯。

△芳官替曹競之斟酒。曹競之與張仲飲酒。

曹：順帶一問，來時路上，聽人說起這瓜洲一帶，近來仍有羅祖教人活動，設有經堂。可有此事？

張：(愣了一下)這…下官也聽說了，但是經查並無不法，不過是水手間往返照應的所在，偶有講解道經，也盡是宣德勸善之詞。

曹：(點頭)那是，那是。

△張仲向妙玉示意，妙玉執酒起身。

妙：小女子也敬曹大人一杯。

△妙玉將酒遞至曹競之面前，曹競之盯著妙玉。

曹：小姐果然氣質非凡，無怪張大人如此賞識。好，喝你這一杯。

△妙玉再自斟一杯，兩人對飲。

曹：聽人說，小姐極善詩文，揚州一帶，無人匹敵，連在座的梅溪兄也不敢居首。梅溪兄，您說是不是？

孔梅溪：曹大人這是打趣在下，就算沒有妙玉小姐，在下也不能居首，這揚州府人才濟濟，善詩文者極多，在下一位朋友便勝過在下千哩，哪裡輪到在下？不過這妙玉確實能居首座，無人敢駁。

曹：不知梅溪兄的這位朋友如何稱呼？竟能讓梅溪兄如此讚揚，必然有些來歷。

孔：此人名叫賈石，無甚來歷，不過是在城裡賣文維生，文章雖極好，卻並無功名。

曹：是了，舉凡奇才之人，多半無意功名，唯獨我等庸碌之輩，才會鑽營於仕途。

孔：曹大人忒也太謙了，您在京裡的文名可不小。

曹：哪的話？(轉向妙玉)小姐天人容貌，又這等氣質，屈居在此，實在委屈了。

△張仲臉露不悅。

妙：大人說笑了，小女子這等卑賤之人，何來委屈二字？

曹：(點頭)不知小姐是否願意移駕敝處，今晚由我下帖作東如何？

△張仲皺眉。

妙：承大人抬愛，妙玉豈有拒絕之理？

曹：(拍手稱好)那好，晚上煩勞各位賞光了。

△燈暗

第三場 陰謀

△ 右區燈亮，張仲宅，張仲坐擁一年輕侍妾。

△ 游萬年上前。

游：大人...

△ 張仲抬手阻止，轉頭向侍妾。

張仲：妳先下去。

△ 侍妾下場。

張仲：如何？可有消息？

游：大人，他倆確實經常在一起。

張：可是親見？沒認錯人？

游：是，是，這是我和幾位弟兄親眼見的，這女的確實經常前往堤防街，到那賈石的住處。錯不了！

張：可有過夜？

游：這...，這倒沒見過，每每都在約二更時分離去。

張：可還有什麼沒有？

游：倒沒什麼特別，不過這女的確實對這賈石有情，每每在門口不捨離去。

△ 張臉色陰沈，不發一語。

游：不過，這賈石倒看不出對她有什麼特別。

△ 張仍不發一語

游：大人，這賈石一副小白臉模樣，難怪這女的...

張：(發怒)好了！下去！

△ 游嚇了一跳，趕緊躬身退下。走到一半，又被張喝住。

張：回來！

△ 游走回，嚇得不敢抬頭。

張：我問你，這賈石，你可知他的底細？

游：大人，這您可問對人了，我早就看他礙眼了，這賈石平時一副安分模樣，在市集上說書賣文，可私底下卻與羅教人過從甚密。

張：(驚訝抬頭)他可是羅教中人？

游：這...看來不像。

張：那他平日都和誰來往？

游：與羅教一名老堂官劉懷仁相善。

△ 張沈吟一陣。

游：大人，這賈石...，可要給他... (做抹頸手勢)

張：(伸手阻止)用不著，不必你插手...犯不著招惹羅教...

游：大人，如今這羅教勢力越來越大，何不管管？

張：你懂什麼？自己倒是安分點，你在外頭撒野，當我是聾了不成？

游：(慌張) 是，是，小的不敢。

張：(沈吟) 你且等待消息，這朝廷派了巡漕御史，正打算對羅教行動，正好是個機會，到時候你見機行事便了。

游：是，是，奴才一定好好辦事。

張：下去吧。

△ 游匆忙下場。燈暗。

第四場 示警

△ 前中區燈亮。

△ 寶玉獨自在街頭賣文。

△ 孔梅溪上場，走近寶玉。

寶玉：梅溪兄怎麼來了？

孔：賈兄弟，這攤子還是暫時先收了的好。

寶玉：出了甚事？

孔：近日暫且別作生意，聽聞官府要對這裡下手。

寶玉：我不過是個落破的賣文之人，有何理由對我下手？

孔：如今上頭注意這裡的事，你那書難保不被盯上。

寶玉：我這書裡盡是些風花雪月之事，如何又會招惹官府？

孔：你是真不知還是裝不知？你那書裡寫的多有犯忌之處。

寶玉：倒請指教。

孔：唉！說你石頭，還真石頭。你書裡的「雙懸日月照乾坤」是個甚麼意思？「御園卻被鳥銜出」又是個甚麼？還有，你寫的北靜王是「天上一輪才捧出，人間萬姓仰頭看」，那又是何意？更有那「犯斗邀牛女，乘(木差)待帝孫」，你這豈不是擺明了造反？要是早個三十年，這就夠讓你掉腦袋！

寶玉：(嘆口氣) 梅溪兄說的是。確實有些忌諱。

孔：還有，這漕運之上，最近羅教組織活動頻繁，有人私設經堂聚眾，提供往來水手食宿，吸收人馬，發展極速。現下已經引起聖上注意，聽說不日便要行動。你這書正好是個把柄，所以前來示警。

寶玉：多謝梅溪兄關照，這個小弟已經聽說。

孔：(笑) 原來早有人通知你了，那我是多慮了？

寶玉：這番好意，小弟感激。

孔：想必是妙玉說的？

寶玉：正是。

孔：看來這妙玉對你可是青眼有加。

△ 此時劉懷仁匆匆上台。看到寶玉和人說話，於是站在一旁等待。

孔：兄弟，你要多加留意，千萬別招來禍害。

△ 說完，孔梅溪告辭離去。劉走近。

寶玉：劉兄為何神色不定？

劉：壞事了，官府派人將經堂全給抄了。

寶玉：這麼快！看來上頭逼急了。

劉：不只如此，還將經堂全數拆毀，一切物品全數燒了。

寶玉：有人傷亡沒有？

劉：這倒還好，有人事前報信兒，弟兄都先走了。

寶玉：看來官府還不至趕盡殺絕。

劉：你還是暫且收起來吧。

寶玉：我自會留意。

劉：但是仍要小心，唯恐上頭找人立威。

△ 寶玉沉默。

劉：你勢單力孤，最易下手。

寶玉：劉兄將來做何打算？

劉：先避避再說，弟兄們說好了，將來到船上發展，到時候再聯絡你。

寶玉：那麼劉兄保重了。

△ 劉作揖下場。

△ 寶玉呆立

△ 煙霧起

△ 隱隱傳來監獄鐵鍊聲響，以及柵門轉動嘎嘎聲。

△ 燈漸暗，聲音持續到下一場。

第五場 探監

△ 左區燈漸亮。監獄場景。一座鐵柵欄。

△ 少年寶玉蹲坐在內，地上鋪著乾草。

△ 妙玉著寢室裝扮進場。

△ 燈光轉黯淡，妙玉走至柵欄前。

妙玉：(輕喚) 寶玉！寶玉！

△ 寶玉恍惚抬頭。

寶玉：姊姊，我沒聽妳話，如今被抓進來了。

妙玉：(拭淚) 寶玉，你別慌。我會救你出來。

寶玉：我什麼也沒做，怎麼就抓我進來？

妙玉：別怕，我在想法兒。

寶玉：姊姊，你怎能進來？

妙玉：聽說你被關，急著要見你，不知怎地，就進來了。

△ 寶玉無言低頭。

妙玉：寶玉，你冷嗎？

寶玉：姊姊，還記得那年，我到庵裡向你討梅花兒嗎？

妙玉：記得。

寶玉：那時節可真冷哪。

妙玉：你來討梅花，我心裡其實高興著呢。

寶玉：大嫂子嫌你，要我來討。

妙玉：若是別人來討，我是斷不給的，沒的弄壞了梅花。

寶玉：那梅花香還留著呢！

妙玉：(撲嗤一笑) 你又犯傻了。

寶玉：那年我生日，姊姊還特地讓人送了拜帖。

妙玉：如今回想，忒也矯情了。

寶玉：如今，我真個成了檻內人了。

妙玉：(拭淚) 你怎笑話起我來？

寶玉：我沒笑話你，這我悟得出來。

妙玉：我早已不是檻外之人了。

寶玉：姊姊天生愛潔，總是不會改的。

△ 妙玉珊然淚下。

寶玉：姊姊，我好冷哪！

妙玉：你等等，我就來。

△ 妙玉繞過鐵柵欄，進到牢內，緩緩解開衣袍，將寶玉擁抱入懷。

△ 燈暗 燈再亮

△ 妙玉著姑子道袍，衣衫凌亂坐於柵欄內。成年寶玉站在柵欄外的燈光暗處。

△ 妙玉撲了個空。尋找寶玉。

妙玉：寶玉，寶玉！

△ 寶玉沒有搭腔。

妙玉：這是哪？

△ 妙玉冷，瑟縮抱臂，慄慄發著抖。寶玉走至柵欄旁。雙手握著鐵柵欄。

寶玉：姊姊，你怎會在這裡？

妙玉：我在哪？

寶玉：那夜你失蹤，我尚在病中，後來襲人來說這事兒，我還不太明白，恍惚間
以為你遊歷去了。

△ 妙玉開始啜泣。

寶玉：姊姊...，你真被那盜賊劫了去嗎？

△ 妙玉啜泣不答。

寶玉：那些盜匪...欺負你了嗎？

△ 妙玉發抖，蹲下抱膝，縮成一團。

寶玉：可憐姊姊如此愛潔，竟遭此大難，不知如何活的下去？

△ 妙玉痛苦搖頭。

寶玉：姊姊可曾求死？

△ 妙玉點頭。

寶玉：若是那時死了倒也乾淨。「好一似食盡鳥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！」

妙玉：寶玉，我好冷。

寶玉：姊姊可聽過「太高人愈妒，過潔世同嫌」這話麼？

妙玉：你能過來抱抱我嗎？

寶玉：姊姊，富貴如流雲，曲終人須散，你又何必執意至此？

妙玉：(哭泣) 難道你是鐵石心腸？

△ 燈光忽然熄滅。黑暗中傳來妙玉哭泣聲，接著是重物墜地聲，然後是眾人聲音呼喊：「不好，這姑子自盡了」，「還有氣兒沒有？」，「走吧，走吧，再不走就走不成了」，「那這人呢？」，「攔著吧，先走要緊」，然後就一片安靜。

妙玉：(微弱的聲音) 寶玉，別丟下我。

△ 第二幕結束 落幕

<中場休息>

第三幕 櫳翠庵

時間：同上幕

地點：右區場景為妙玉居室，左區為曹競之官邸客廳。

人物：寶玉，妙玉，孔梅溪，曹競之。

第一場 求助

△ 一桌二椅，妙玉在廳裡等人模樣。

△ 敏兒進場。

妙玉：人來了沒有？

敏兒：孔先生已在外廳等候。

妙玉：快請。

△ 敏兒下場，孔梅溪進場。

妙玉：請孔先生來，實在有事偏勞。

孔：好說。

妙玉：(沉吟) 有一人，須請先生設法營救。

孔：(微笑) 小姐不說，我也猜得出是誰。

妙玉：感激之言就不多說，此事緊急，請先生盡快設法。

孔：小姐對賈兄弟的關懷之情可謂溢於言表。

妙玉：不瞞先生，我和他乃是舊識。

孔：其實不須小姐請託，我本也自當設法。然而此事棘手，恐怕不容易。

妙玉：這是為何？

孔：這次清剿，是京裡派人直接辦的，可見當今皇上一意根除此番勢力，不僅僅是爲了穩固漕運，更有意壓制反清活動，杜絕南方隱患。因此這事地方官員使不上力。這次御史大人南下，表面上是爲了安撫運丁，查察弊端，實則是爲了清除羅教而來。這些年江南一帶，天地會活動頻繁，這羅祖教雖與這天地會無甚淵源，然而畢竟同處江南，難保不會串連一氣。因此朝廷才欲去之後快。

妙玉：他雖與羅教人來往，實則並未入教，如何卻拿他下獄？

孔：這個，我也說不清楚，然而理由有二：一則是他所著石頭記，其中有不少朝廷忌諱處，正好是個把柄；二則是他勢單力孤，抓了他正好交差，避免羅教人反撲。關於前者，我已警告過他，可還是逃脫不了。

妙玉：先生可有辦法？

孔：此事若由張大人負責，倒也好辦。然而張大人只管掌理漕務，對於朝廷密旨

並無實權。這事，是由御史曹大人全權負責。

妙玉：(沉吟) 這…曹大人可收賄絡？

孔：這曹大人相貌陰沉，是個多慮之人，此事關係重大，恐怕難以收買。

△ 妙玉不語。

孔：難道…小姐想求他？

△ 妙玉沉吟。

孔：(面露憂慮) 那無疑是送入虎口。千萬試不得。

△ 燈暗

第二場 對奕

△ 燈亮，妙玉身處亮光區。一桌二椅。桌上擺著棋盤。妙玉與惜春對奕。一陣靜悄悄。只聽得惜春「啪」的一聲落子聲。

妙玉：你在這裏下了一個子兒，那裏你不應麼？

惜春：怕什麼？你這麼一吃我，我這麼一應，你又這麼吃，我又這麼應。還緩著一著兒呢，終究連得上。

妙玉：我要這麼一吃呢？

惜春：唉呀，還有一著『反撲』在裏頭呢！我倒沒防備。

△ 妙玉沉思一陣。

△ 寶玉悄悄進場。走近兩人，在在一旁(暗燈區)觀棋。

妙玉：你這個『畸角兒』不要了麼？

惜春：怎麼不要？你那裏頭都是死子兒，我怕什麼。

妙玉：且別說大話，試試看。

惜春：我便打了起來，看你怎麼樣。

△ 妙玉微笑著，伸手將邊上的子兒一接，搭轉一吃，把惜春的一個角兒都收了起來。

妙玉：(抿嘴微笑) 三小姐，這叫做『倒脫靴勢』。

△ 寶玉鼓掌喝了聲采。妙玉惜春都嚇了一跳。

惜春：你這是怎麼說，進來也不言語，這麼使嚇唬人。你多早晚進來的？

寶玉：我頭裏就進來了，看著你們兩爭這個『畸角兒』。

△ 寶玉與妙玉施禮。

寶玉：妙公輕易不出禪關，今日何緣下凡一走？

△ 妙玉忽然紅了臉，也不答話，只低頭看那棋局。

寶玉：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，頭一件心是靜的。靜則靈，靈則慧……

△ 妙玉突然把頭一抬，看了寶玉一眼，復又低下頭去，臉色更紅。

△ 寶玉見她不理，只得尷尬住口。

△ 惜春下了一子，妙玉卻是發呆半晌，惜春疑惑，抬頭望妙玉。
惜春：你怎啦？
妙玉：(回神) 再下吧！
△ 妙玉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再坐下。抬手下子。
妙玉：(幽幽的問) 你從何處來？
△ 寶玉一愣，接不上話。臉卻紅了。
惜春：二哥哥，這有何難答的？你沒聽人說『從來處來』麼？這也值得把臉紅了，見了生人似的。
妙玉：我來得久了，要回庵裏去了。
惜春：這棋就廢了吧！
△ 兩人起身。惜春寶玉送客。
妙玉：久不曾來，這裏彎彎曲曲的，回去的路都要迷住了。
寶玉：這讓我來指引指引，何如？
妙玉：不敢，二爺前請。
△ 寶玉妙玉下場。燈暗。

第三場 虎口

△ 燈亮。舞台前方仍是一桌二椅，人物已換成曹競之與妙玉兩人對奕。妙玉身後站著敏兒，曹競之身後站著丫環。舞臺後頭隔著一幅紗簾，後面引約可見是張臥床。一陣靜悄悄。只聽得曹競之「啪」的一聲落子聲。
妙玉：大人在這下了一子兒，那裏不應麼？
曹：(緩緩說道) 怕什麼？還緩著一著兒呢。
妙玉：我要這麼一吃呢？
曹：(點頭) 妳留的是『反撲』。
△ 妙玉沉思一陣。
妙玉：這『畸角兒』，大人不要了麼？
曹：小姐被逼在角落裏，已是死子兒了，我怕什麼？
妙玉：若是這樣呢？
△ 妙玉下了一子。
△ 曹不言語，跟著下了一子。
妙玉：大人，這個「黃鶯搏兔勢」如何？
△ 妙玉伸手將邊上的子兒一按，把曹的一個小角兒收了起來。
△ 忽聞寶玉鼓掌喝采 OS 聲。妙玉嚇了一跳，抬頭尋找。
曹：小姐果然聰慧，這一手打哪來的？
寶玉 OS：我頭裏就進來了，看著你們兩爭這個『畸角兒』。

△ 妙玉望著遠處發愣。

△ 曹競之暗暗冷笑，還手下了一子。

曹：不過小姐顧小處失大局，終究逃不出我這「三十六局殺角勢」的算計。

寶玉 OS：妙公輕易不出禪關，今日何緣下凡一走？

△ 妙玉忽然紅了臉，低頭看那棋局。

寶玉 OS：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，頭一件心是靜的。靜則靈，靈則慧……

△ 妙玉突然站起，臉色更紅。

△ 曹競之深感疑惑，抬頭望妙玉。

曹：小姐如何忽然驚慌失措？

妙玉：(回神) 再下吧！

△ 妙玉身段恢復當年姑子模樣。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再坐下。抬手下子。

妙玉：(幽幽的問) 你從何處來？

△ 曹競之有些納悶，一時答不上來。

曹：小姐之言，實在令人費解。

妙玉：我來得久了，要回去了。

曹：這不成，這局棋小姐輸了，得留下。

△ 妙玉出神片刻。

△ 兩人起身。

妙玉：這裏彎彎曲曲的，路都要迷住了。

曹：讓我來指引指引，何如？

妙玉：(回神) 不敢，大人前請。

△ 曹競之，妙玉撥開簾幕，走向後方床榻。

△ 燈暗。

第四場 走火

△ 燈亮。簾幕撤除，只剩妙玉著道服，獨自一人在床坐禪。

△ 燈光忽明忽暗。寶玉 OS 逐漸由小聲變大聲，另外還夾雜著由遠至近錚錚的古琴聲，木魚敲打聲，以及轟隆奔流的水聲。

寶玉 OS：妙公輕易不出禪關，今日何緣下凡一走？

讓我來指引指引，何如？

檻內人寶玉熏沐謹拜……

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俗人，頭一件心是靜的。靜則靈，靈則慧……

你那裏和劉姥姥說話，越發連你也髒了。只交與我就是了。

常言『世法平等』，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，我就是個俗器了。

那茶杯雖然髒了，白撻了豈不可惜？

俗說『隨鄉入鄉』，到了你這裏，自然把那金玉珠寶一概貶為俗器。

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，他賣了也可以度日。你道可使得？

△ 妙玉顫抖不止，終於倒下，不斷揮手掙扎。

妙玉：（驚慌大喊）我有菩薩保佑，你們這些盜匪敢要怎樣！

△ 敏兒驚慌奔入，扶起妙玉。

敏兒：先生，你快醒醒。

妙玉：（哭喊）我要回家，你們誰行行好，送我回去罷。

敏兒：這裏就是你住的房子。

妙玉：你是誰？

敏兒：是我，敏兒。

△ 妙玉細看了一下，稍微回神。

妙玉：敏兒，我好怕！差一點兒，我就死了。

△ 敏兒將妙玉服侍躺下。

敏兒：還是請大夫來一趟吧。

△ 燈暗。傳來大夫的 OS。

△

大夫 OS：曾打坐過沒有？

敏兒 OS：向來打坐的。

大夫 OS：這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麼？

敏兒 OS：是。

大夫 OS：這是走火入火魔的原故。幸虧打坐不久，魔還入得淺，可以有救。

△ 燈亮。妙玉已經換成一般俗裝。躺臥床上，生病狀。

△ 敏兒入場。

敏兒：先生，孔先生在外頭等您。

妙玉：（氣弱）請他進來。

△ 妙玉撐持著身體下床，勉強披上外袍，蹣跚走至桌前。

△ 孔梅溪上前。

孔梅溪：（關心）如何？好些沒？

妙玉：已經不礙事了。

孔：妳這回，可病的不輕。

△ 妙玉讓孔梅溪坐下。

妙玉：前些天不過受了點風寒，誰知昨兒個晚上卻引|發舊疾。

孔：妳還是…多休息些時候。

妙玉：那…人放出來沒有？

孔：(搖頭) 還沒有，我設法打探過，看來這姓曹的根本無意放人！

妙玉：(擔憂) 他既已答應，何以仍不放人？

孔：他若是真願意，立刻就該放了，又怎會過了月餘仍無動靜？

妙玉：看來，他真是另有所圖。

孔：他這是在要脅妳！妳可別中了他的陷阱！

妙玉：若我不跟了他，他是不會放人了。

孔：妳這是何苦？就爲了這…爲了這心如死灰的人，難道妳要跟了那姓曹的豺狼？

妙玉：若非如此，可還有法子救他？

孔：要是當初，妳答應跟了我走，也不至於有今日。

妙玉：是我害了他…

孔：(沈吟) 事到如今，只能再試試，我去活動活動，想法子讓那姓曹的收斂些，
或許還有得救。妳可別…可別再去求他。

△ 妙玉點頭拭淚。

△ 燈暗

△ 第三幕結束 落幕

第四幕 瓜洲夢

時間：同年秋天

地點：右場景為妙玉居室與牢獄景，左場景為曹競之官府邸。

人物：妙玉，寶玉，曹競之

第一場 聽琴

△ 黑暗中傳來遙遠細微的琴聲，木魚聲。黑暗中妙玉獨白。

妙玉：那年秋，我二十有二。聽著不知是林妹妹，還是我心裡的琴聲，起伏翻湧，終至無法抑制，剎那間便入了魔道，差點兒失了心智。若當時師父尚在，當能察覺這是我大禍將至之兆，設法讓我避開劫難。隔年，我便遭盜匪劫持，求死不成反倒淪落風塵，原以為今生再無法以原面目示人，誰知竟又在這兒重逢寶玉。他入過獄，兩度出家，又還了俗，流落街頭行乞，一路南來，直到這江邊瓜洲，重逢至今也已五年，然而每每相見，卻總是無言。

△ 燈光漸亮。

△ 妙玉與寶玉並坐於屋內窗檐下，妙玉衣衫單薄，不禁寒風。外頭有淅瀝雨聲。

寶玉：舉目蕭瑟歸來處，青雷隱隱照雲山。

妙玉：軒窗細露緣風落，一場秋雨一場寒。

△ 悠悠傳來一陣琴聲。

妙玉：那來的琴聲？

寶玉：想必是林妹妹在那裏撫琴。

妙玉：原來她會這個，怎不曾聽見提起？

寶玉：咱們去看她。

妙玉：自古只有聽琴，再沒有看琴的。

寶玉：(笑道) 我原說我是個俗人。

△ 伴著琴音，幽幽傳來女子歌聲。

女子 OS：(唱)

風蕭蕭兮秋氣深，美人千里兮獨沉吟。望故鄉兮何處，倚欄杆兮涕沾襟。

山迢迢兮水長，照軒窗兮明月光。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，羅衫怯怯兮風露涼。

子之遭兮不自由，予之遇兮多煩憂。之子與我兮心焉相投，思古人兮俾無尤。

妙玉：林妹妹憂思竟是如此之深！

寶玉：聽她聲調，是過悲了。

△ 琴聲轉調，成為高亢之聲。

妙玉：(唱)

人生斯世兮如輕塵，天上人間兮感夙因。感夙因兮不可悞，素心如何天上月。

女子 OS：如何忽作變徵之聲？音韻幾可斷金裂石。只是太過。

寶玉：太過便如何？

女子 OS：恐怕不能持久。

△ 傳來弦斷之聲，琴聲嘎然中止。妙玉驚恐站起。

△ 燈急暗。

△ 燈漸亮。寶玉滿臉鬍鬚，獨自一人低頭坐在牢內。

△ 幻寶玉與幻黛玉上場。

幻寶玉：妹妹怎麼又哭了？又是誰得罪了你？

幻黛玉：好好的，我何曾哭了。

幻寶玉：你瞧瞧，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，還撒謊呢。

幻黛玉：你又要死了，作什麼這麼動手動腳的！

幻寶玉：說話忘了情，不覺的動了手，也就顧不得死活。

幻黛玉：你死了倒不值什麼，只是丟下了什麼金，又什麼麒麟，可怎麼樣呢？

幻寶玉：你還說這話！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？

幻黛玉：你別著急，我原說錯了。這有什麼呢，筋都暴起來，急得一臉汗。

幻寶玉：(隔了半晌，才悠悠地說)你 放 心。

幻黛玉：我有什麼不放心的？我不明白這話。你倒說說，怎麼放心不放心？

幻寶玉：你真不明白這話？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？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著，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。

幻黛玉：真不明白這放心不放心的話。

幻寶玉：好妹妹，你別哄我。果然不明白這話，不但我素日之心白用了，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。你皆因是不放心的原故，才弄了一身病。但凡寬慰些，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。

△ 幻黛玉沉默。

幻寶玉：好妹妹，且略站住，我說一句話再走。

幻黛玉：有什麼可說的。……你的話，我早知道了！

△ 沉默半晌。獄卒入場，走到柵門前拍打。

△ 幻寶玉與幻黛玉下場。

獄卒：賈石頭！有人探望你！

△ 寶玉不理會。妙玉走入。獄卒下場。

△ 妙玉來至柵門前，望著寶玉垂淚。

妙玉：寶玉！

△ 寶玉抬頭。神情恍惚。

寶玉：林妹妹，我這心事，從來也不敢說，今兒我大膽說出來，死也甘心！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裏，又不敢告訴人，只好捱著。只等你的病好了，

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。睡裏夢裏也忘不了你！

妙玉：寶玉！

△ 寶玉又發呆半晌。

寶玉：你又做什麼來了！雖說太陽落下，那地上餘熱未散，走了來倘或又受了暑呢。我雖然捱了打，並不覺疼痛。我這個樣兒，也是裝出來哄他們，好在外頭布散與老爺聽，其實是假的。你不可信真。

妙玉：寶玉，是我，妙玉。

△ 寶玉猛然清醒，怔怔說不出話。

寶玉：原來是妙玉姊姊。我還道是……

妙玉：到如今，你還……

寶玉：牢裡呆的久了，分不清楚真假了。

妙玉：(拭淚)是我害了你。

寶玉：姊姊為何如此說話？這不干姊姊的事，這半年來還偏勞姊姊費心。

妙玉：若非…，若非那人故意為難，又怎會讓你多嚐這些個月的牢災？

寶玉：姊姊，您可千萬別答應他，那人可是頭枯骨惡狼！

妙玉：…我知道。外頭還有許多朋友替你奔走……

寶玉：那妳，還好嗎？

妙玉：數月來，我四處奔走，為的就是救你出來。

寶玉：這些日子，我倒省心，牢裡牢外也沒多大分別。

妙玉：你只管寬心，我會照應。

寶玉：姊姊，有件事，一直放在心裡，不知該說不該？

妙玉：那就別說了。

寶玉：姊姊也該替自己想想了……，梅溪兄為人和善，對姊姊又有情意，這些年來看在眼裡，實在是難得之人，姊姊何不……

妙玉：如今又提這做什？

寶玉：這些日子，在這裡細細想來，往事雖然不堪，卻也難得，如今半殘之人，靠著這些，雖處牢中卻也怡然自得。

妙玉：你倒省心，可知我……

寶玉：姊姊心意，我能不知？然而現實中，你我都不合時宜，若還能有個寄託安身之處，已是慶幸，別平白錯過了。

妙玉：何處也難寄託，以為安身處，到頭總也違心願。

寶玉：姊姊，何苦自尋煩惱？

妙玉：你我皆是煩惱之人。

寶玉：把他放下了吧！

妙玉：(拭淚，沉默)可你就能忘了林妹妹？

△ 燈漸暗

第二場 逼嫁

△ 燈亮。曹競之坐在客廳裡，獨自望著一局棋盤。怔怔不發一語。

△ 僕人領著妙玉入場。

僕：大人，妙玉來了。

△ 曹競之揮揮手，僕人下場。

△ 妙玉望著曹競之的棋盤。沉默一陣。

妙玉：大人，近來可好？

曹：妳終究還是來了。坐。

△ 妙玉坐下。

曹：妳看這局棋，真真好生詭異，這黑子兒困在這裡，分明沒有勝算，活眼兒不過挨時間，卻也是頑抗到底。這白子雖然勝券在握，卻也好整以暇，看似以捉弄黑子為樂，一局下來，竟也僵持了四個時辰！

妙：大人好興致，這局棋下來不慌不忙，似乎都在您的掌握之中。

曹：那倒也未必，本來只要這黑子不動聲色，白子確實也拿它沒輒。然而黑子一旦有所顧忌，便露出了破綻。

妙：大人看的明白，可有對策？

曹：(沉吟一陣) 古人有「圍魏救趙」之策，我這裡則來個「圍魏逼趙」。

妙：大人是要逼得黑子突圍不成？

曹：那得看這黑子了，投降也好，頑抗也罷，全看它一念之間。

△ 妙玉沉默。

曹：妳以為如何？

妙：(冷冷地) 難保黑子不會採取玉石皆焚的計策。

△ 曹競之訝異，抬眼凝視妙玉。

曹：依妳看，這黑子真有此意？

妙：那也得看白子了，撒手和局也好，同歸於盡也罷，全看它一念之間。

△ 曹競之嘆口氣。臉色變得嚴肅陰沉。

曹：妳果然如人所言，有非常人之果斷。令我也不得不佩服。

妙：大人過謙了。小女子不過是零落煙花，如何值得大人抬舉？

△ 曹競之沉默半晌。

曹：(冷冷) 近日得到消息，京裡有人暗暗參了我，說我污陷平民入罪，還說我在江南眠花臥柳，違反朝廷禁娼之令。

妙：誰能如此大膽，竟敢參劾御史大人。

曹：本來我還將信將疑，是誰背後冷箭。如今聽妳之言，我可是恍然大悟。

妙：大人何出此言？

曹：難道不是妳唆使？

妙：是大人毀約在先，得到了我，卻不放人，如何又怪小女子唆使？

曹：這人不是不放，而是暫且緩辦，只待罪證消失，立刻便能放人。

妙：大人這是何意？

曹：我因珍惜妳的才華容貌，這裡實在委屈了妳，曾幾番向妳提起，雖則我上了年紀，然而若能跟了我，雖非正室妻子，也是個堂堂姨娘，何必一定堅持留在這煙花地？

妙：此地雖是煙花，但我卻是自由之身。

曹：雖說自由之身，實則網陷而不自知。

妙：(站立) 難道大人真能為所欲為？

曹：難道妳真要辜負我一片好意？

妙：若非牽掛著他，我早就無意活著！

曹：(嘆氣) 可惜妳此言，已經露了底牌。

妙：大人不是早就看清了嗎？

曹：此人到底何人，值得妳如此？

妙：大人無須在意，他不過是個落魄之人，與我同病相憐而已。

曹：可我，終究要得到妳。若能讓妳隨我而去，離開這傷心之地，妳那意中人又能平安，這豈不是兩全其美的好事？

妙：小女子雖身逢巨變，流落在煙花巷內，但卻非貪圖富貴之人。今日我來，實則求大人履諾放人，若大人執意弄權，便有人繼續參劾。

曹：妳今日來，為的就是這個？妳真以為這就能扳得倒我？

妙：難道大人不介意？

曹：(沉默一陣) 我是鐵了心的，在這份兒上，你我是一類人，只可惜妳有顧忌。……縱使我真被彈劾，不過就是調回京城，然而要治他死罪，卻是轉眼之事。妳這玉石俱焚之計，到底只會害了他的性命。這盤棋，…妳終究還是輸了。

△ 燈暗。

△ 燈亮，只剩妙玉一人，背影孤單站立燈光下。

曹(OS)：本來只要這黑子不動聲色，白子確實也拿它沒輒。然而黑子一旦有所顧忌，便露出了破綻。

寶玉(OS)：姊姊，您可千萬別答應了他，那人可是頭枯骨惡狼！

妙玉(OS)：何處也難寄託，以為安身處，到頭總也違心願。

△ 燈暗。

第三場 驚夢

△ 距離上一場七年後，清乾隆二十七年(西元 1762 年)

△ 妙玉居室，秋雨季節，雨聲稀瀝，妙玉已做夫人裝扮。

△ 一張大床，上躺著一個枯瘦老人，一動不動宛如僵屍。

△ 一張圓桌，放有茶具杯子，一盞油燈，將明還滅。

△ 妙玉站在窗前，凝望滴落的雨水。

寶玉 OS：舉目蕭瑟歸來處，青雷隱隱照雲山。

妙玉 OS：軒窗細露綠風落，一場秋雨一場寒。

△ 悠悠傳來一陣琴聲。

△ 群芳行酒令的歡鬧聲音。

△ 南方絲竹彈唱之聲。

△ 少年寶玉，身著冠帶纓簪與黛玉，寶釵進場。走向妙玉。

寶玉：(笑道) 偏你們吃體己茶。

(寶) 釵，黛(玉)：你又來要騙茶吃。這裏並沒你的。

△ 妙玉從桌上取來三隻杯子斟上茶，端與三人。

寶玉：常言『世法平等』，他倆就用古玩奇珍，我這怎就是個俗器了。

妙玉：這是俗器？不是我說狂話，只怕你家裏未必找得出這麼一個俗器來。

寶玉：妙玉師父說的是，我兩度出家，至今仍參不透，這裡只有俗人，卻沒俗器。

△ 妙玉又取出一只竹根大杯來。

妙玉：就剩這一個，你可吃的了這一海？

寶玉：吃不了，吃不了，這「千紅一窟」，「萬艷同杯」，我怎能嚙得下去？

妙玉：就算你吃得了，也沒這些茶讓你糟踏。豈不聞『一杯爲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飲牛飲驢了』。你吃這一海便成什麼？

寶玉：(點頭) 是了，是了！正是如此。

△ 釵黛笑。

△ 妙玉向大杯內斟茶。寶玉細品，「真好，真好」讚賞不絕。

妙玉：你這遭吃的茶是托他倆的福，獨你來了我是不給你吃的。

寶玉：我知道，我也不領你的情，只待回去了，謝那警幻仙姑便是。

妙玉：這話明白。

黛玉：這茶可是舊年雨水煮的？

寶玉：(笑) 你這麼個冰雪聰明之人，竟也忘得一乾二淨，連這水也嘗不出來了。

這是五十年前在三生石畔，灌溉絳珠草所用的仙露，你怎麼嘗不出來？隔年雨水那有這樣輕淳，如何吃得？

△ 燈暗，黛釵下場。

△ 燈亮，妙玉，寶玉相對。

妙玉：那劉姥姥用過的茶杯別收了，擱在外頭去罷。

寶玉：那玉杯雖然髒了，質地卻依然是塊美玉無瑕。如何就嫌棄了她？還是給了我，讓我來珍藏呵護，你道可使得？

妙玉：這也罷了。幸而這杯子他沒吃過，若他吃過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你。你若不要，我也不管，我只交給你，快拿了去罷。

寶玉：自然如此，你那裏和他生活，越發連你也髒了。只管交與我就是了。

寶玉：等我出去了，叫幾個小么兒打幾桶水洗地如何？

妙玉：這更好了，只是你囑咐他們，抬了水只擱在門外頭，別進門來。

△ 燈暗，少年寶玉下場。

△ 燈亮。妙玉獨自一人。窗外雨聲。

△ 成年寶玉著寒服上場，距離妙玉遙遠。

妙玉：寶玉，你怎麼來了京裡？

寶玉：趕著要回去，但是心裡一直牽掛著妳，故而繞道過來瞧瞧。

妙玉：（疑惑張望）如今再沒有人跟著你了吧！

寶玉：（微笑）他們哪有這等功夫膽量？豈有眼線還跟著上路監視的道理？

妙玉：還著書不著？

寶玉：早寫完了，可有部分卻迷失了……

妙玉：那就好，那也好，迷失了倒是好事……

寶玉：姊姊這些年過得好嗎？

妙玉：好得很，你別擔心。

寶玉：姊姊不說，我也看得出來，姊姊其實心裡很苦。

妙玉：就只是孤單些，談不上苦，都到這份兒上了，哪裡還有什麼愁苦？

寶玉：爲了救我，姊姊竟然……

妙玉：別說這些，都是些舊事了。

寶玉：（拭淚）我的性命是妳用自己換的，見了妳實在應該磕頭。

妙玉：（苦笑）你當我是座菩薩像麼？

寶玉：當年繁華似廈傾，公子紅妝皆燈盡。如今僅剩姊姊您孤單一人……

妙玉：千里搭長棚，沒有不散的筵席，如今只是個人自尋各自門而已。

寶玉：姊姊這幾年倒是想得開了！

妙玉：想我這一生，總是事與願違。真個是，欲潔何曾潔，云空未必空。到頭來只是白忙一場，爲他人做嫁衣裳。

寶玉：姊姊如此想，我也就放心了。

妙玉：當年出家想不透的，如今倒是想透了……

寶玉：就我是個濁物，出家兩次，還俗兩次，入獄兩次，依然想不透……

妙玉：想不透啥？

寶玉：我那塊玉墜子，如今怎樣也找它不著了。

△ 燈暗。

△ 燈亮，僅剩寶玉一人。

寶玉：這段「千紅一窟」，「萬艷同杯」的因緣相會，雖然實屬際遇特殊，然則卻也大致符合了人們的冀望，等而上者，有清純女孩兒暗將自己比作某某書中女子，因而附生出許多感觸，於排遣幽情，寄託相思，或有療效助益。等而中者，是那些個將來降生的汗濁男子，或不肖於我之癡病狂態，或有賦比想像，私淑於我者，卻也是人之常情。至於這等而下之的，則是更有那好事的作者，或發之為歌曲，或編之為戲劇，敷衍增添出許多臆測的情節來，則是畫蛇添足，意在令人發獃，就實在不足為取了。

△ 下場。燈暗。

第四幕結束

尾聲

時間：無特定

地點：與上一場相同

人物：妙玉，老者。

△ 燈亮，妙玉自床上驚醒座起。

老者唱：(紅樓夢·〔世難容〕) 氣質美如蘭，才華卓比仙。天生成孤癖人皆罕。你道是、啖肉食腥膻，視綺羅俗厭。卻不知、太高人愈妒，過潔世同嫌。可嘆這、青燈古殿人將老；辜負了、紅粉朱樓春色闌。到頭來、依舊是風塵骯臟違心願。好一似、無瑕白玉遭泥陷；又何須，王孫公子嘆無緣！

△ 燈暗。

△ 燈亮。妙玉背影在漸弱燈光下消失。

老者唱：(紅樓夢·〔收尾·飛鳥各投林〕) 爲官的，家業凋零；富貴的，金銀散盡；有恩的，死裏逃生；無情的，分明報應；欠命的，命已還；欠淚的，淚已盡。冤冤相報實非輕，分離聚合皆前定。欲知命短問前生，老來富貴也真僥幸。看破的，遁入空門；痴迷的，枉送了性命。好一似食盡鳥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！

△ 燈暗。

△ 落幕。

〈全劇終〉